

奥运大考前的公共建设测验 “奇葩”市长的伦敦选秀场

■ 应辰（发自英国巴斯）

尽管在外界看来，此次选举无非是在雷人和雷人之间做出选择，但这场博弈的输家，一定是绊倒在公共交通议题上。在细节之中评判高下，在对奥运表面上的不热不冷之下，犀利地提出关切，提醒二位候选人，若没有诚恳的政策，将更没有精彩的奥运

依稀记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，伦敦市长鲍里斯·约翰逊（Boris Johnson）被问到，4年后的伦敦奥运是否能达到北京的水准时，自信满满地回答，“至少我知道北京需要急于向世界证明‘我们来了’，而我们，则什么都不需要证明”。

这位顶着一头滑稽的金发，举止不拘小节近乎粗鲁的市长，在闭幕式上，用实际行动向北京前辈宣告了“什么都不需要证明”的含义：他的西服纽扣没系上，动作笨拙地挥动奥委会会旗。

对他的搞怪行为习以为常的伦敦市民来说，不系上扣子，简直如同鲍里斯笑话集中一个小标点；而在中国，这个不讲究的举动则被斥为“缺乏尊重”。面对中国网民潮水般的批评，鲍里斯事后在《旁观者》杂志解释道，“我当时赶紧问奥委会主席罗格，有没有规定西服必须得扣上扣子，他说没有，那我就释然了，我只是想表达我有与众不同的立场。”

早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为世人所惊叹时，伦敦奥组委就传达出要与北京风格迥异的承诺，要集中展现伦敦的年轻、多元和活力。如今又是一个奥运

年，全世界都在发问，伦敦人让这届奥运会更高、更快、更强了吗？

4年前，鲍里斯已经给出了答案。

除了道路维修让有车一族倍感头疼以外，从伦敦人身上几乎看不出奥运带来的丝毫影响。就体育盛事来说，大部分人可能会更关心3月的英式橄榄球六国赛。而平凡大众却和国际奥委会有着相同的兴趣点，关注城市的基础建设、财政开支的落实以及安全的生活环境。这些政策的细节，大到城市规划的长远蓝图，小到预算案中的个别数据，都是伦敦市长选举所围绕的焦点。因此今年这场奥运会前的选战，可以算是奥运大考前的公共建设测验。

分属两党，一类“奇葩”

两位候选人，除了上面那位“活宝”鲍里斯以外，还有来自工党的候选人肯·利文斯通（Ken Livingstone）。这二位都是英国政界的奇葩，首先在于公众对他们称呼其名，而非其姓。利文斯通由于他的极左政治立场，被人冠以“红色肯”的称号。之前他担任伦敦市长期间不仅拒绝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见面，还加入到反战游行中去，在采访中谈布什、布莱尔，以及反恐战争



两位市长竞选候选人鲍里斯（右）和利文斯通

中的英美同盟是“地球上威胁最大的生物，应该被抹掉”，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采访的媒体叫《生态学》。

尽管分属两党，肯和鲍里斯可以算是同一类型的英国“奇葩”政客。与首相卡梅伦一样拥有伊顿公学和牛津背景的鲍里斯，并非通过扎实的学业一路高升，而是依靠出众的雄辩才能和辛辣文风，得以在政治类媒体界叱咤风云，登上《旁观者》主编的交椅，基本也坐稳了前排议员议席；而肯的经历更是充满了政治赌徒色彩，2000年他第一次参选伦敦市长时，由于工党内部排斥他的激进主张，肯干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，当时的首相布莱尔一怒之下将肯开除党籍，却没想到那年肯却以高票当选，而更疯狂的是他上台伊始便开始推行伦敦“进城费”政策，车辆进入伦敦

市中心都将会被征收5英镑，这在当时甚至被抨击为分裂国家的危险举措，但事实证明该项措施收获了奇效，甚至在后来为世界各国大都市治理拥堵创造了先例。

这两个“异类奇才”同时选择玩转伦敦本地政治，没有也无法更进一步染指首相宝座。这样的政治生态也反映在当年，若非战争爆发，张伯伦的首相地位将会难以动摇，因为他才是首相这个岗位的主流代表：非凡的才智、天生的领袖和管理才能、身上同时具有沉稳和富于冒险精神的特质，却能相得益彰。这同样也是今天卡梅伦的故事，选择接受游戏规则，稳健地迈入唐宁街10号。但是在这个政治生态圈内每个人都需要扮演一个角色，当战火烧到了家门口，国家需要一个能打破常规的魅力型领

导，于是丘吉尔出场了；而今天，奇葩只生长在伦敦，说明此地的确“与众不同”。

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工人阶级家庭，是个地地道道的东伦敦人；鲍里斯则拥有法国、德国和土耳其血统。两人的出身背景就有非常鲜明的伦敦特质：底层和多元文化，而也正是这些特质让很多英国人觉得，伦敦更像是英格兰土地上的一个孤岛，缺乏本土文化的人情味。这里既是民族熔炉，又具有复杂的社会阶级构成，彼此相邻的两个社区可能就存在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差异。伦敦不仅仅是一座城市，更像是一个庞大的有机生态圈，社会群体之间如同物种种群差异，却又彼此依存地活在同一个生态链里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伦敦与英国其他地区比起来，的确像是个“国中

之国”，做这里的市长，首先要有接管一个国家的底气和魅力，其次一定要能满足三教九流各种口味的魅力。

伦敦式自嘲

同样是面对一个民族和阶级的大熔炉，美国的政客有一个宣传法宝叫做“美国梦”，意味着不同的人可以忘记身上的烙印，一起成为追求美国价值观的美国人；而在英国，尤其是伦敦的这两位政客，他们的做法正好相反，自嘲甚至贬低自我到近乎愚蠢的地步，为伦敦人带来欢乐和自信。这样的政治秀向伦敦市民传达的信息是，每个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，都可以以自己的族群、工作和文化而骄傲，不去刻意地告诉人们什么是伦敦人，鼓励多样性的存在，不必去担心自己的气质与城市格格不入。各种生活压力之下的都市人，需要一个滑稽的市长来提供各种嘲讽的素材，让自己不那么讨厌自己的生活。这种不卑不亢的平民精神，也许就反映在鲍里斯4年前代表伦敦，想要给出的“与众不同”的立场。

不过上个月《卫报》的一个小调查，在两位候选人在公众面前卖力斗法的时候，不太客气地浇了盆凉水。调查的问题很简单，你是否对伦敦有归属感？得到的答案却多半都是肩负众多生活压力，何谈抽象的所谓城市归属感。结论是，伦敦有底蕴也好，时尚也好，富有多元文化魅力也好……这些窗外的光怪陆离，多数都跟伦敦市民没有关系。

地铁决定市长归属？

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市长选举，媒体和公众的焦点都放在伦敦的公共



对于举办奥运，伦敦也许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能力，但一定要向市民们证明会办得靠谱，尽管他们看上去似乎并不关心

交通上。双方围绕着地铁费用是否该涨而争论不休，伦敦当地晚报Evening standard甚至戏称此次选战已经成为了不折不扣的“地铁大战”。作为市民出行最常用的交通工具，也是伦敦的城市符号之一，便捷的地铁当初的确为伦敦从与巴黎的奥运竞争中加分不少，扎实的基础建设是更符合国际奥组委的硬指标。然而，在奥运会即将临近之时引发公共交通大辩论，公众的忧虑可见一斑。鲍里斯的方案承接保守党开出的财政紧缩方案，开源节流，在减税的同时提高票价，同时将有限的支出投入到地铁线路延长，以及正在建设中的城市横贯铁路上。而肯的票价减价方案看上去极为诱人，他承诺将为每个伦敦人在通勤费用上每年至少节省1000英镑。

根据最新的民意调查，肯目前落后于鲍里斯6个百分点，而分析指出，此次差距拉开，问题主要出在肯的公共交

通政策上。实现出行方便，事实上也意味着庞大的公共开支，以及与之配套的透明、有序的管理。便宜的票价的确诱人，每年节省1000英镑意味着政府将多投入1亿英镑，如此将无法支撑低税率政策。肯的问题在于过于将票价问题政治化，在税收和票价的平衡问题上不够坦诚。当然，从他“赌徒政治”的过往经历看，这不足为奇。

对于举办奥运，伦敦也许不需要向世界证明能力，但一定要向市民们证明会办得靠谱，尽管他们看上去似乎并不关心。公共交通偏偏成为了众矢之的，事实上也反映了伦敦市民对于奥运的谨慎。因为在众多领域中，惟独它牵涉到奥运会前后市民的切身利益。本届奥运会是在肯的任内争取到的，伦敦在当时借全球经济繁荣的东风，极力对外营销其开放、活力的面貌。然而当奥运会真的要来了，却是在节衣缩食的财政窘境下，小心翼翼做到达标即可。而与此同时，整个奥运预算案却从2005年的30亿飙升到了2007年的93亿，在经济萧条的背景下，这样的变化使得民意非常敏感。在鲍里斯和肯的选择之间，公众一定不会着眼于奥运，而是未来伦敦的基础设施建设。而公共交通在检验候选人的奥运预算以及城市长远规划上，不啻为试金石。

尽管在外界看来，此次选举无非是在雷人和雷人之间做出选择，但这场博弈的输家，一定是绊倒在公共交通议题上。在细节之中评判高下，在对奥运表面上的不热不冷之下，犀利地提出关切，提醒二位候选人，若没有诚恳的政策，将更没有精彩的奥运。与官方急于宣扬的所谓“多元”、“活力”比起来，这才是与众不同的伦敦精神。